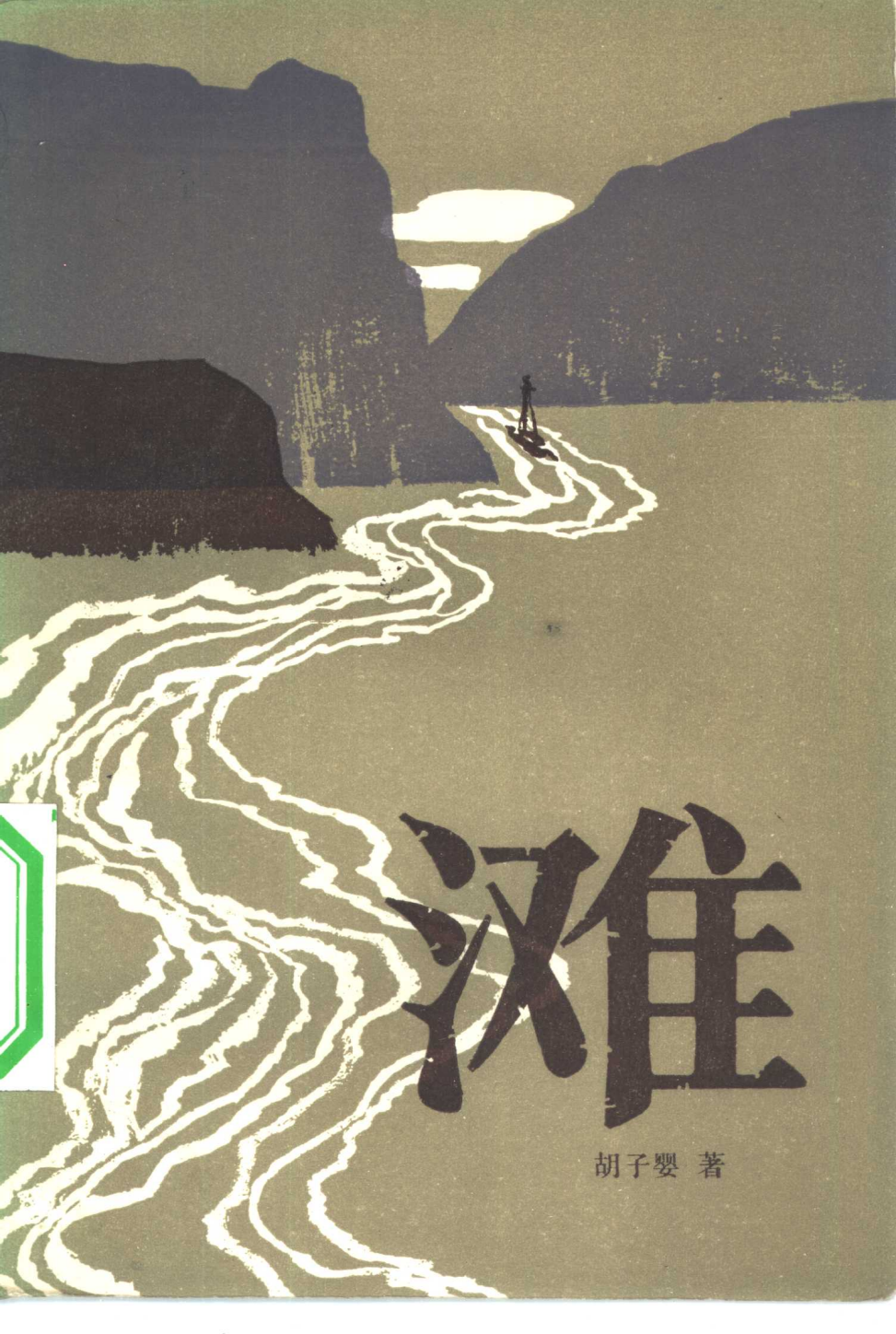




汉佳

胡子婴 著



2 039 1553 0

6

雅

胡子婴 著



花城出版社

滩
胡子婴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32开本 6.5印张 2插页 129,000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400册

书号 10261·201 定价 0.61元



作者摄于1982年2月

代 序

——读宋霖*的小说《滩》

茅 盾

直到现在为止，反映了大后方近年来经济动态的文学作品，还是寥寥可数。宋霖的小说《滩》是这一类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部。

《滩》的写作，在一年以前：为了重庆这地方印刷条件的特殊，这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排印的时间恐怕比写作的时间还多了一倍。现在终于能和世人见面了，然而可又在“胜利狂欢”的当口，碰在人们的目光都焦灼地望着“时局的发展”，人们的心头都压着“今后怎样”的沉重的问题，而把已经过去的当作一场噩梦无暇回顾的时候，新出世的《滩》便没有受到应有的热烈注意和讨论了。这是被印刷所搁久了的这一部小说出世以后所逢的第一个“滩”——当然这也是“滩”，而且我相信不久就要过去的。

我相信人们的注意终究要集中到这部小说。因为这一部小说内所提到的战时中国经济的若干问题——根本的问题，

* 宋霖是胡子婴当时所用的笔名。

并不能够在“狂欢之夜”的胜利的爆竹声中得到解决；岂但未能解决而已，两周以来市场的震撼，工商业的沉痛而迫切的呼吁，莫不指出了当前的中国经济已面临空前的危机（也许还有些“无条件乐观”的人们要说这只是大后方二三都市的特别情形，而把“希望”寄托在收复区域的“完整的工业”与“潜能很大的商业”身上，这样地出售“廉价乐观”的人本来随时都有，我们只好一笑置之）。而这种危机当然决非跟着敌人的投降电报凭空飞来，这是有其来龙去脉的。当人们从爆竹声中清醒过来，而渴望明白“现在之所以成为如此的现在”，或且更进而要求知道“今后究竟如何”的时候，我相信，《滩》这部小说，是会被人们开始热心注意的！

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抗战的结束并不能把现在和过去划断；以前种下那种因，今天不能不收那种果，不管是“原子弹”，是忘情的狂欢，是麻醉性的幻想，都是不能改变这无情的法则。这原是极浅近的常识，不幸今天有许多人们似乎还不肯相信。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滩》的教育意义就不能估计得太低了。

我并不想夸张说：《滩》已经反映了战时中国大后方经济动态的全面。当然不是的。《滩》所反映的，只是大后方战时工业的一部门，只是战时中国前期的正走着下坡路的钢铁工业如何受到商业投机狂潮的冲激。这只是战时中国经济的一个环节，然而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心的环节。作者在他所抉择的这一范围内，给我们一幅具体生动的图画。你决不会感到抽象和空虚，相反的，你只会感到作者的材料是太多了，洋洋十万言的地位还不够舒展。然而你要是知道了作者不是一个职业的作家，她是在业余时间抽出工夫来写这部小说的，

并且这又是她的“处女作”，以业余的时间，驾驭这样繁复的题材，处理这样多的人物，其不能舒展中度，从容自若，当然也是意中事了。但是，作者的才能的光芒终不可掩；论魄力，论想象，论热情，在并世的女作家群中，我以为作者的前程是不可限量的。

我不打算在这一篇短文中，列述《滩》的故事及其主要的人物；这都请读者自己去看罢。然而我想对于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工业家）略述我的观感。这一位主人公的性格，在全书的故事中，很发生了若干戏剧性的作用。作者对于这主人公的性格，有褒有贬，写得淋漓尽致。可是，我总觉得这一位主人公在中国的民族工业家中所代表的特殊性实在比普遍性为多些。换言之，倘若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家的典型来看，这还有多少缺憾。由于经济基础的脆弱，中国民族工业家的典型的性格，其中主要的缺点恐怕还不是刚愎自用而是容易动摇，富于幻想，习于苟安。再则，《滩》中的这一位工业家在其经济基础上也和一般工业家有别，他是赤手空拳仅凭银行家的赏识而办起那个事业来的，正象作者所指出，这一“因”不可避免地会收到那苦味的“果”。如果我们理解到上述这一些特殊性，那就会了然于《滩》之教育的意义，不在主人公这一人物而在它所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的经济动态。也就在这里，确定了《滩》在战时文学作品中的地位。听说作者正在计划第二部小说，将以战时的农村经济（或许是商业投机）为题材；我深深盼望她这计划能早早实现。

八月二十九日

（原载1945年9月16日重庆《大公报》《文艺副刊》第82期。后来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艺杂论集》。）

目 录

代 序

——读宋霖的小说《滩》……………茅 盾 (1)

滩 …………… (1)

后 记…………… (182)

附录:

回忆茅盾同志二三事……………胡子婴 (187)

评宋霖的《滩》…………… 杨西濛 (193)

清晨的雾，笼罩着天地间的一切，使一切的物象——丑的和美的，都象披上了一片白纱，蒙蒙地看不出它的真面目。山和水，房屋和树木，象淡墨画似的，都挂在上不顶天下不着地的半空中；人，生存在这样的浓雾中，就好象处在虚无飘渺的蓬莱仙岛。

这是十月上旬一个浓雾的清晨，一条四截——四万斤载重量——的柏木船，静悄悄的顺着长江下重庆。这是一艘运米赶重庆早市的船，每天往返一次。因此，住在镇上的人，如其要去重庆，总是乘这米船的。它的班期比轮船还准，它的速率与上水的轮船一样快——离开重庆三十华里，只要两个钟头，就可以到达。而且它不怕浓雾，每日按时开舵，不象轮船碰到浓雾，不是停船，就是延时。因此，近几年来，因抗战而被开拓为工业区域的这个小镇，人口突然增加。这艘运米的柏木船，也改变了它的营业项目，由运米而运人了。

这一艘满满的人，约有六十以上吧，里面包含着：上自司令长官，下至士兵小卒；富至地主老板，穷至贩夫小工；自然也还有坐茶馆的商人，夹文书皮包的公务员，也有时代化的摩登姑娘，营养不足的各级学生。它包涵着社会各阶层

的人，各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夹着不同的目的，但它把他们带到同一的目的地——重庆。

长江的流，从不知多么遥远的地方，悄悄地来。十月的寒风，穿过了雾层，从天空中静静地吹向江面。这艘四截重的柏木船，因为向下流航，所以也不需要划桨，只顺着流，无声地淌着，整个的天地，在浓雾中寂静着，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一船的人，就象处在盘古初辟天地时的大荒中，蒙蒙的大雾，遮盖了人间一切的色彩，无限的寂静，吞灭了天地间所有的声音，静压着每一个人的心头，大家都被这静噤着声。

大家的眼睛，都望着前面被雾遮着的远方。虽然，在这前面的远山近景，都是被大家看熟了的，但披了轻纱似的雾中的山景，却重新给人以另一种情绪，大家好象在朦胧中游梦境似的，似相识，似不相识；因此大家就不约而同的眺望着这相熟但看不清楚的前方。只有一个人，一个相当魁梧英俊，四十以外的男子，他坐在掌舵的旁边，面却向着船后，眼睛注意在水面上跟着船尾的两条愈远愈分离得开的水纹。

他在这一船人中，似乎并没有半个相识；可是这一船人中也许至少有一半知道他是鼎鼎大名的建成炼钢公司的总经理。这公司除了炼钢，还经营着若干与炼钢有关系的事业，炼焦、炼沥青、铁矿、锰矿机器以及五金制造；这些在供给自身以外还有余力供给别的厂家。所以建成两字在重庆工业界的响亮正和它那总经理的名字萧鹤声在重庆闻人中的灼手可热一样。

此时他注视着船尾那两条水纹，除了脸上有一团冷气，神态却极其悠闲。可是他的内心并不平静。几年来身受的种

种甜酸苦辣似乎都拣在这个时候兜上他心头来了。往事如潮，却不肯跟着船尾那两条水纹一同逝去，反倒追逐着东流的江水步步迫拢来了，他觉得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就跟这船尾的两条水纹一样，开始时原是合一的，可是愈拉长了，就愈加分离开了，到头来竟变成彼此完全不相干——不，甚至相反了。

他注视着那两条水纹，石像似的沉入惘然的冥想。

二

萧鹤声原来并不是办厂出身，建成也不是由沿海沿江迁来重庆的老厂。他是在抗战第三年才开始筹备建厂的，所以建成虽然红极一时，但在讲究历史的中国，建成好象冬天由温室里培养出来的牡丹，尽管花开得大，却没有绿叶，也没有深根，骤然一看，会使人觉得怪模怪样的不顺眼，除了觉得匠工的苦心外，不使人兴起艳丽堂皇的感觉。

抗战之前，萧鹤声在海关里占着相当重要的一个职位——在海关二十年，由极低的外勤，直升到华籍职员中的第一把交椅，在职业上，不能不说是登峰造极，至于在社会上，不仅因为他的职位而出人头地，更因为热心国事，对内政外交常有独到的见解，偶尔也发表几篇文章，在所谓上海的闻人中，他是占着超过他职位所给予的地位的。“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接着是国军西撤，敌人干涉海关。他受不住压迫，就辞职走香港，做寓公。不到一个月，大本营在汉口重振军威，更新内部，抗战进入再接再厉的阶段。行政方面，也罗致社会闻人，民间专家，担任各部分的职位。萧鹤声就在

这时，奉到电召，他把家眷暂留香港，只身坐飞机去汉口。当时他被派在东南各省担任经济检查之职，从他给妻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事的抱负之高：

“……来汉已一周，今日始作家书。盖政府授我东南四省经济检查之职，事属创举，职属规章，无例可援！一切均待草拟擘划，机构新立，人员罗致不易，终日奔走邀请，现已稍有头绪。此事职位虽微，然意义重大。盖现代战争基于经济力量之能否战胜敌人，此机构一方面为防止敌人以战养战之毒计，一方面为检视敌我交接处物资出入之是否于我有利。故在权限方面，现在力争有就地处置之权，此点中央亦可同意，盖非如此，不足以奏事功也……一周奔忙，今日稍暇，忽觉吾爱远在千里之外，怅然良久，待事稍定后，当来港迎接也……”不久，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他也从汉口到了江西，就在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省的敌我交接处，设卡检查进出口货运。他一时罗致了许多自愿报效国家的热血青年，担任各卡检查之职，同时也聘请了许多老于官场的老官僚，二者相间并用；在他以为这样刚柔相克——一方面利用了青年热血纯洁之长，可免营私舞弊之积习；另一方面也利用了老于世故、圆滑周到的官场旧习，可应付四周环境。但结果，机构方面渐渐起了新旧之争，同时因为对职务的严厉执行，当地的士绅和驻军，无利可图，怨声渐起，他却并不以为意，只秉他的意志行事。可是在职不到半年，就被召回，一到重庆就被免职了。

他所做的事，虽然相当有成效，也着实得了一些公正人士的好评，但他以为距离他的理想还远得很。他正在不顾一切的利害，一步步实现他理想的时候，却被一闷棍打下台来，

在政治上，他不能不说是遭遇了失败，所以当时他非常激愤，见到朋友总要发些牢骚：

“我总以为在这样艰苦抗战的时候，这批只图私利无恶不作的旧势力，总能少体时艰，发点天良。谁知他们愈来愈猖狂，竟靠战时发横财，捞血腥钱了。更使我奇怪的，这些人到现在手段还能通天。是非不明，利害不分，热血之士是必然要被撵出来的了。”

当时有朋友问他以后作何打算，他总摇头叹息。

“以后官总不做了。爱国也不一定要做官。以后的事，休息一阵子再说。”

他表面尽管平静，心里却非常气愤——理想的幻灭，生活的空虚，一天天在无聊中度过。然而他是做了二十多年事的人，决不习惯于寓公式的生活，而且抱负不凡的他，也决不愿意但谋温饱，虚度此生。回重庆后，许多在上海的老朋友都见了面。有的在银行里任要职，有的在产业界经营企业。于是，他就静下心来，用全副精力注意大后方的经济动态。他看见在上海地位比他低，能力比他差的人，现在在大后方不是身任要职，就是腰缠百万。他并不景仰人的位高，也不羡慕人的钱多。他所要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施展他的抱负的一个根据。但是根据在哪里呢？这时他还没有找着。他回重庆后的一两个月中，曾经尽量参观各种工厂，不断的和银行家、企业家宴聚闲谈，他想在这些地方找出他寄托理想的根据。终于他得出了这样的理论：

当时大后方的工业，正在突飞猛进。他觉得只有创办工业，才能寄托他的理想。因为办工业是私人的企业，行动可以自由，可以大刀阔斧的干去，成败得失，完全掌握在自己

手里，不会象在政治舞台上似的，事功尚未见效，先就给人赶跑了。同时，工业在中国，还是处女地，开荒虽然辛苦，但成效却容易显著，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要发展工业，才能生存，才能抗战。这非常符合他的爱国热诚。他觉得又要爱国，又要自己有发展，只有办工业。他这样斩钉截铁的替自己决定了命运，就毫不迟疑的着手进行。自然，两袖清风的他，要办工厂，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没有把困难放在心上，也象他那时初任检查处处长之职一样，以闪击战的速度，向他的目标迈进。

*

*

*

那是二十八年夏末秋初的一个夜晚，重庆的热季已经过去，虽然中午还有点闷热，但在月光如水的秋夜，却凉爽得异样惬意。孩子们已经睡觉了，他和妻坐在洒满月光的窗前，把电灯熄了，仰着头看月亮，他伸长着腿，把头靠在藤睡榻上，雪茄烟在他的嘴边，常常亮起一点红光，默默地向月亮看着，神情是非常幽闲的。妻坐在他身边，目不转睛的看着他被月光照耀着的脸——这脸是妻看熟了的，是一张略带微黑的方脸，永远射着威光的眼睛上面，却配着这条和善的眉毛替他掩盖了不少的杀气，嘴总是闭着的，在没有笑影的时候，从鼻子两旁刻画着的两条深纹，刚刚弯到嘴角边，成了鼻与嘴的连锁线，加重了他的威严。他虽然幽闲地躺着在窗前看月亮，然而最明白他表情的妻，是知道他眼睛看的，决不是美如处子的月光，心里想的，也决不是诗样幽静的夜晚。一向用镇静与沉默来掩蔽内心的焦灼的他，使妻感到一种同情和怜惜，妻自然地握住他放在藤榻靠手上的手。

“鹤声，公理自在人心，是非也终有明白的一天，你不要

让那些事老咬着你的心，这样会损害你的健康的。”

“不！我不想那些事，无能为力的事，我不会去想它的——你放心，我不会使自己发神经！”他挣脱了被妻握着的手，去握着妻的手，收回了看着月亮的眼光去看妻的脸。妻是背着月光坐的，只看见脸的轮廓，但那一双明澈的眼睛，含着无限的深情，停留在他的面上，使他觉得刚才的话，说得太硬了一点；他仰起头来，在妻的头发上吻了一下，握着的手，也捏得更紧一点。

“懿芳，你放心，你是最知道我的，我不是想不开的人，那些过去了的事情，决不会再费我半点神。我想的不是那些事——我看你倒比我更气愤些。你身体不结实，不要把你气出病来。你也要象我一样，把它忘了才好。”

妻对他的关切，使他感到温暖，他也体贴地安慰着妻。

“我倒觉得你回来更好。那处长再做下去，象你这样铁面无私的作风，他们会把你弄死也说不定……可是我知道你不能过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这样会把你闷慌的，而且象你这样的人，即使不替国家做事，也应该替自己做点事。”

“我想的就是这事，不，我还是要替国家做事，不过，不象从前那样直接了；我是要又替国家做事，同时也替自己做事！”他的声音虽然仍是平静的，但眼睛里的光已经很活跃，好象又能为国家，也能为自己的那件事，已经呈现在他的眼前了。

“那是什么事呢？能这样两全的，你告诉我。”妻感到欣慰，她知道丈夫决不会让自己等闲度过。

“是的，能为国家，也能为自己，能两全的——那就是办工业。我已静静地观察了两个月，后方的工业很可以办，不会

象上海那样给外商吃住，利子也厚，而且中国必须工业化，不然这次仗是白打的。我们要在抗战中建 国，这建国两个字，就是建立工业基础的意思；我们要在外货不能进口的时候，就赶紧把工业的基础建立！这样抗战胜利后，不致再做别人商品的尾 间！不致再是次殖民地！”他是愈说愈起劲了。

“我也想过，象你这样的人，最好走这一条路，可以自由发展你的理想。但是办工业要相当大的资金，两袖清风的你，拿什么去办工厂呢？”

“那倒用不着担心，现在办工厂比做买卖还赚钱，后方有的是游资，要招点股并不困难；我觉得困难的倒不是钱，是不知道办什么工业好，我总不能象那些投机家一样，只捡能赚钱的做，却不管对国家有利没利；我要做的是不仅战时能对国家有贡献，对自己能赚钱，战后也要能发展——就是说，是一件百年大计，决不是投机取巧！”两个月观察各工厂的结果，他看出后方办工业多少有点“办工厂是名，营商业是实”的那种投机性。这使他感到不满意，所以他要出来一扫这些投机的作风。

“那只有办重工业了，但是办重工业的资金更要大，招股困难一点。”妻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招股困难的问题。

“钱不怕没有，我已经说过，管理工厂，经营业务，我自信还有点把握，决不致失败——我怕的是技术。技术不在我手里，我无法把握它；只要能握在我手里的，我想都不会有问题。可是技术我不懂，只得去听从别人，那才是我的烦恼！但是也不要紧，工业的成功与否，管理占着七成！”他象铁样坚决的心，给自己下着定论。

月光已行到中天，觉得分外的皎洁。窗外的桐叶上，象

洒上了一层水银，微风吹过，闪着幽光。秋虫有韵地鸣奏着。妻温柔地看着丈夫，得意地微笑，觉得世界是光明的，就同这明月一样，只要丈夫的铁掌能转动的时候，一切都会成功。她信赖地点着头，然后把自己的脸，偎在丈夫的手掌上，丈夫手心里火样的热流，立刻传到她的两颊，扫荡了她心中先前的忧闷。

在沉默中，弄堂里传来了橐橐的皮鞋声。这皮鞋声走到他们的门口就停止了，接着就是几声敲门的声音。

他仰起身来妻也立起来去拉亮电灯，客人已经由佣人开门，跨上扶梯，却是高声大笑。

“睡觉了吗？这样好的月色，也不到外面去走走，关在家里做什么？”话还未完，人已在门口了。

“哦！大有兄，好兴致，月下访友！我们没有睡，不过在房子里看月亮。”萧鹤声泰然地走到门口和来客握手。

妻看到来的是红律师高大有——是丈夫在上海时的玩伴，跑狗场，跳舞厅，海军青年会，银行俱乐部，是他们常玩常到的地方，是不拘形式的稔友，也就欣然招呼。

“懿芳夫人！不骂我吧！这样晚，还来打扰，哈哈！”

妻虽感到不好意思，却本能地笑着，“说哪话，我们欢迎之不暇呢！”

“大有，哪里吃了酒来，满嘴的醉话！”

“你猜得正着，今天是大成银行请客——替他们派在美国的代办凌君实回国接风，直闹到现在才散。”高大有仍然是大声大笑，一间屋子里装满了他的声音。

懿芳已走出去，装了一大盆泸州新鲜桂圆来，放在桌上，高大有不用人请，就先抓来一个吃了，边吃边说：